

■南京萝卜

灯泡灯泡

月月

小米和小高结婚了,按现代年轻人的观念,都不大愿意与长辈生活在一起,但小米是个直率善良的女孩,为了照顾老人,她坚持要与公婆同住。小高的爸妈也乐得接受,在私底下也说小米懂事,既然孩子们都这么有孝心,也该尽量地给他们些私人空间。于是老两口商量好,要是觉得不合适的时候就主动退场,不过得有个暗号,就“灯泡”吧。

有一天,一家人坐在客厅,父子两个看报纸,婆媳两个看电视,其乐融融。小米拿来苹果削起来,削好了,招呼公婆吃水果,自己就一片一片用牙签儿叉了喂给小高吃,

两人挨在一块儿,好不幸福。婆婆笑笑,拉了拉自己丈夫,灯泡灯泡地叫。老高正看一则新闻看得入迷呢,哪管什么灯泡啊,也不理她。小米听了,就问这灯泡怎么了,他妈忙说没什么,你爸眼睛不怎么好,灯光太暗了,我想让他进屋看。老高这才反应过来,原来老婆刚才是在跟他说明暗号呢,赶紧回房间了。

可小米这人实在啊,第二天就买了新灯泡换上。晚上一家人又坐在客厅看电视,小米依偎在小高身上。老高坐不住了,看着小两口这样挺高兴的,心想该撤了,就推了推老婆,也灯泡灯泡地叫。还没等他老婆反应过来,

小米就说了:“爸,灯泡换过了,挺亮的,您要是想看报纸就在客厅看吧。”老高尴尬地笑了笑,说:“不是不是,我怕你妈在这么强的灯光下看电视,对眼睛不好,我叫她回屋看去。”

小米挠挠头,第二天又去了趟灯具市场。昨天卖灯泡那个小贩看着她心慌:“还有什么要买的?”小米左看看右看看,也不知道怎么开口,看了半天才问道:“有没有灯光不强也不暗的灯泡啊?”小贩一时没明白,但马上就反应过来:“你是说可调节强弱度的灯泡吧,我们这儿有。”小米满意地买了灯泡回家。白天,家里老两口也为

总不能及时明白对方暗号的事在商量呢,都让对方提高点警惕。晚饭过后,老两口都惴惴不安,显得十分紧张,小高边吃着葡萄边看电视,小米在厨房洗碗。老两口虽然也盯着电视,可压根不知道看的是什么,只听儿子喊着灯泡灯泡,老两口忙争着说困了要回房睡觉。

老高夫妻回了房间,异口同声地说:“这回我反应快吧。”说完也纳闷了,那是谁叫的“灯泡”啊?老两口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都摇摇头。这头,小高又对厨房的小米大喊一声,这一声老两口都听得真真的:“老婆,灯泡坏了!”

■有点出格

这个名字取得好

蒋燕南

保安小房喜得贵子,他乐颠颠地来到我们办公室,给每人发了大红喜蛋,然后要我们帮他儿子取一个既好听又寓意丰富的名字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一下子就想出了十多个名字让小房选择,有的是祝他儿子将来为人正直、光明磊落的,有的是祝他儿子将来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,但没有一个让他真正满意,他摇摇头去了。

过了两天,小房又来到我们办公室,兴高采烈地说:“我儿子的名字取好了,别看孩子的舅舅水平不高,比我还低一点,初中都没毕业,但取名字还是蛮在行的。”

小房的大舅子我们谁不知道呀,泥瓦匠一个,他能取出什么好名字?我们正疑惑时,小房说:“孩子他舅干了十几年的泥瓦匠,对房产界的事听得很多,他说,这年头干房地产的,基本上都大发了,我儿子刚好姓房,叫‘房地产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!”我们几个一想,还真是这回事儿。不过,万一哪一天,这房地产不景气了怎么办?

■同笑时代

谁功劳最大

明伟方

英语统考、计算机统考、论文答辩……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,我终于拿到了高级职称证书。妻子说,评上高级职称也算我们家的一件大事,该好好庆祝一番。我说,除了庆祝外,我更应该感谢全家人对我的支持哦!

那个周末,妻子特意张罗了一大桌好菜,买来香槟酒,举办家庭庆功宴。举起酒杯,我首先敬老妈一杯,感谢她老人家在我备考期间,天天给我烧好菜吃,让我安心复习。接着,我敬妻子一杯。对于快四十岁的我来说,英语、计算机统考是最害怕的,我几次都想放弃,是妻子鼓励我一路走来。可以说,沉甸甸的证书里凝聚着妻子不少的心血。

“我呢?老爸怎么偏偏把我忘了?其实,我的功劳应该最大呀!”十岁的儿子忽然大声抗议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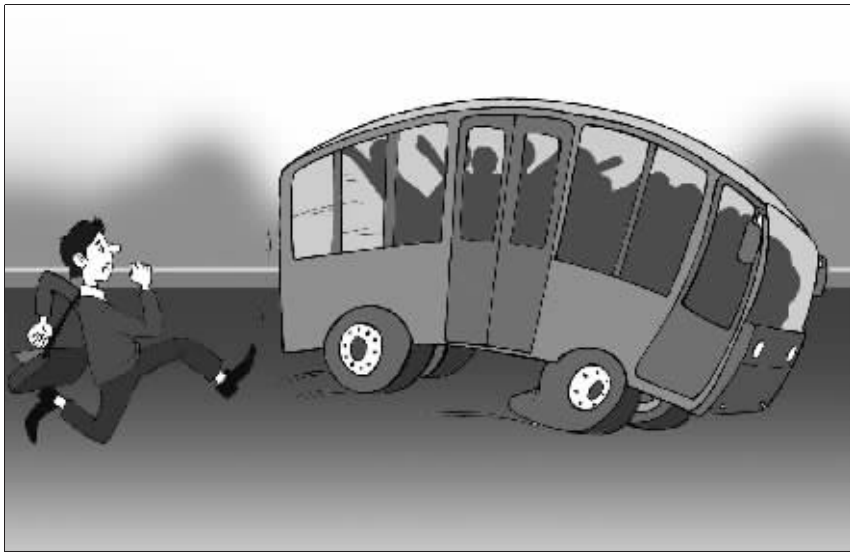
妻子故意问儿子:“你有什么功劳呀?”

儿子理直气壮地回答道:“要不是他天天得给我辅导功课,他那些英语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,哪能顺利通过统考大关哟!”

■江湖传言

懂物理的公交司机

王勇



郭■图

这两年房价涨得太离谱,我和老公只好跑到江宁买了套房。哪知住到新房后,每天挤公交让我们苦不堪言,上下班的高峰期甭想坐到位子,能挤上车上有个落脚的地儿就算奢望了。

那天天气特冷,我和老公早上都起晚了,匆忙洗漱好,便慌不择路地直奔公交站。运气真好,刚喘口气,公交车就来了,只是前面排队上车的人特别多,我们在后

面干着急。好不容易轮到咱们了,我在前面一脚踏上车子,刷了两次卡,可后面的老公只进来半个身子,然后怎么也挤不进来了,司机连门都关不上。

司机看了看说:“你先下去一下,我发动一下车子,慢慢开,你跑两步就能上来了。”老公一愣,这样行吗?可也没法,只好下车,跟在车子后面跑。

司机把车门关上,发动

了车子。眼看着车子都开出十多米了,我以为司机想开溜,刚想跟他发飙,岂料他猛地一个刹车,只见车上的乘客把持不住身体平衡,全部倾向车子的前半部分。

司机打开车门,得意地招呼:“快从后门上!”一会儿,老公给我发来信息:“乖乖,后面还真空啊,这个司机能把惯性原理运用得这么娴熟,当年物理成绩肯定不错。”

■只是故事

男人藏私房钱的用处

苗连贵

圣诞节快到了,晚上超市里热闹非常,我与老婆进去逛了一圈,出去时才发现她手套掉了。老婆顿时哭丧起脸,心情坏到极点。也是的,多好的一双手套啊,纯绵羊皮,典雅的黑色,做工精致,非常适合老婆的纤纤玉手,二百多元的东西戴了三天就没了影,任谁心里都不好过啊!

老婆秉性不好,遇事好迁怒于人,“都怪你!要不是你说逛超市,手套会丢吗!”此时我惟有沉默,既不喊

■东张西望

头发和短信的关系

张志强

好,头发这么长,还染了两种颜色,花里胡哨的,肯定是背着你妈妈染的吧?”

佳佳不以为然地说:“我已经不是学生了,总不能老是留短发吧?再说时代发展得这么快,染个彩色的头发怕什么?”

感觉有些异样,不太像原先的一双。盘问来历,终于审出我原来藏有私房钱。

这可犯了女人的大忌。老婆顿时脸色一变,呵呵,又一场风暴将要来临。这回不怪她,全是我的错。忽然我急中生智,脱口道:“圣诞节!”怕她不信,又讨好地补充一句:“其实男人藏私房钱有何用?不就是过节给老婆买礼物嘛。”

老婆微微一笑:“那好,情人节也不远了,我等着。”

“你就会找借口,这染发跟时代发展快有什么关系?”

佳佳想了想说:“当然有关系了!以前我留短发的时候,你的手机只能发文字短信,现在时代发展了,你的手机都能发彩信了,还不允许我染彩发啊?”

■忽悠男女

马路上的爱情

毕冠雨

今天和老公在市区的一家饭店与他的大学同学聚会,吃饭时天南海北地吹,免不了谈到谁恋爱了、谁结婚了。

吃过饭后,老公开车带我回家,恰好经过我们初次确定关系时走的那条路。我温柔地对老公撒娇道:“老公,你还记得这条路的意义吗?”老公哼了一声,说:“当然记得,敢忘记吗?再说也不会忘记,你问过我八百遍了!”我继续施展温柔手段:“那你还记得当天的情景吗?”那天我答应做他女朋友后,他激动

得要吻我,当时他也正开着车,我就害羞地要他注意安全,停车等红灯时才能吻我,结果这臭小子故意兜了一大圈走到这条市区道,一路上红绿灯特多……

此时,老公还是面无表情地说:“记得,那天我故意兜圈子吻你嘛!”我花痴状地对老公说:“那今天我们也那样吧。”

老公听了我的话后,直接绕高架桥上转高速路回家了,一路上呼啸而去,愣是一秒没停……

■不是乱弹

电量太足

黄润登

小侄女爱睡懒觉,我特意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卡通小闹钟,好催催这个小懒虫。不过,这闹钟走得不准,每天都要快十几分钟。用了一段时间,小侄女严重“抗议”,要我赔偿她的美梦。我只好答应她重新换一个闹钟。

下班回家,路过那家卖闹钟的小礼品店时,我走了进去。店主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,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。我把闹钟给她,告诉她闹钟走得

不准,想换一个。她接过闹钟,打量一番,说了句“应该没问题”,然后把电池盖打开,问:“好像刚换了新电池吧?”我说是啊,刚换的。

姑娘恍然大悟道:“哦,我知道了,肯定是新电池电量太足,所以钟走得快些。”“啊!这……”我还没接上话,她已经斩钉截铁地给我一个“高明”的建议:“找一节旧电池安上,保管走得准!”

■甲方乙方

长得像领导

金凯

同事大张平时见到领导,总有些点头哈腰。令人不解的是,他每次看见刘姐,也仿佛看见领导似的,样子极其恭顺。刘姐只是我们单位一名普通的保洁员,大张为何如此?

那天,刘姐来我们办公室打扫卫生。当打扫到大张面前时,大张忙站起来,说:“我自己来吧。”刘姐笑着说:“大张,我是单位的保洁员,这活

就应该我来做,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这么客气?”大张说:“你虽是保洁员,却长得像领导。”刘姐说:“噢,我长得像哪位领导?”大张嘿嘿一笑,没言语。

几天后,我偶然撞见大张跟一个女的逛街,大张介绍说那是他老婆。我总觉得大张老婆有点面熟,走出半里地了,我才反应过来,真的,她长得有点像单位的刘姐。

■三言二拍

一副对联的故事

颜煦之

古往今来,无论是文人雅士,还是贩夫走卒,在聚会时,往往喜欢拳猜行令,或吟诗作对,以助酒兴。这使我想起,十多年前在一次酒宴上我作的一副对联。

当时,我供职于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。我社投入巨资,编辑出版了一套幼儿园教材供全省使用,效益可观。时隔不久,另一家出版社也编了一套幼儿园教材,想从中分一杯羹。那家出版社为了使他们的教材在全省发行,就得由省教委向各地教育局发文,说两份教材可自由选择。这无疑对江苏少儿社不利,为此,我心急如焚。

一天,省教委相关人士约我出来相聚,到场的大都是省教研室的老朋友:朱家珑、袁云亭、成尚荣……就当当时的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没来。这是一场鸿门宴。我沉住气,且看几位老友如何将话引入正题。酒过三巡,老袁终于开口了:“省教委准备发个文,让全省幼儿园……”

我打断老袁的话,说:“今日相聚,我刚刚想到一副对联,说出来为大家助助兴,如何?”

众人说好,要我讲给大家

听听。我想了想,盯着成尚荣说:“上联是‘与教研室合作——成尚荣’。”

老成问:“扯上我,是什么意思?”

我说:“多年来,江苏少儿社和省教研室合作,出了不少书,成功尚且光荣。”

大家一听,哈哈大笑,点头认可,等着下联。

我说:“下联是‘由省教委发文——袁云亭’。”

老袁问:“跟我怎么挂钩了?”

我说:“你刚才提出由省教委发文,我觉得,这原来就是说要停止的——不能发!”

老袁一听,也乐了,问:“横批呢?”

我脱口而出:“周德藩!”

众人不解。我解释道:“如若发文,那分管普教的周德藩就得烦了。”

后来,在众人的协调下,两家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幼儿教材。用当时一句时髦话来说,叫“强强联合,争取双赢”。可也是,有饭大家吃,何必那样争得你死我活?

岁月悠悠,往事如烟,不知当年聚会的诸公,还记得我即席而作的那副对联否?

投稿信箱:citystar111@163.com

投稿地址:南京市新街口正洪街18号东宇大厦现代快报《南京纪事》版